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六十四卷 勘皮靴單證二郎神

柳色初濃，餘寒似水，纖雨如塵。一陣東風，數紋微皺，碧波粼粼。仙娥花月精神，奏鳳管鸞簫鬥新。萬歲聲中，九霞杯內，長醉芳春。這首詞調寄《柳梢青》，乃故宋時一個學士所作。單表北宋太祖開基，傳至第八代天子，廟號徽宗，便是神霄玉府虛淨宣和羽士道君皇帝。這朝天子，乃是江南李氏後主轉生。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內殿看玩歷代帝王圖像，見李後主風神體態有蟬蛻穢濁、神遊八極之表，再三賞歎。後來便夢見李後主投身入宮，遂誕生道君皇帝。少時封為端王，從小風流俊雅，無所不能。後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，群臣扶立端王為天子。即位之後，海內又安，朝廷無事。道君皇帝頗留意苑囿。

宣和元年，遂即京城東北隅，大興工役，鑿池築園，號壽山銀岳。命宦官梁師成董其事。又命朱勳取三吳二浙三川兩廣珍異花木、瑰奇竹石以進，號曰「花石綱」。竭府庫之積聚，萃天下之伎巧，凡數載而始成。又號為萬歲山。奇花美木，珍禽異獸，充滿其中。飛樓杰閣，雄偉壯麗，不可勝言。內有玉華殿、保和殿、瑤林殿、大寧閣、天真閣、妙有閣、層巒閣、琳霄亭、鸞鳳垂雲亭，說不盡許多景致。時許侍臣蔡京、王黼、高俅、童貫、楊戩、梁師成縱步游賞，時號「宣和六賊」。有詩為證：

瓊瑤錯落密成林，竹檜交加爾有陰。

恩許塵凡時縱步，不知身在五雲深。

單說保和殿西南有一座玉真軒，乃是官家第一個寵幸安妃娘娘妝閣，極是造得華麗。金鋪屈曲，玉檻玲瓏，映徹輝煌，心目俱奪。時侍臣蔡京等賜宴至此，留題殿壁。有詩為證：

保和顏殿麗秋輝，詔許塵凡到綺闈。

雅宴酒酣添逸興，玉真軒內看安妃。

不說安妃娘娘寵冠六宮，單說內中有一位夫人，姓韓名玉翹。妙選入宮，年方及笄。玉佩敲磬，羅裙曳雲，體欺皓雪之容光，臉奪芙蓉之嬌豔。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寵愛偏在一身，韓夫人不沾雨露之恩。時值春光明媚，景色撩人，未免恨起紅茵，寒生翠被。月到瑤階，愁莫聽其鳳管；蟲吟粉壁，怨不寐於鴛衾。既厭曉妝，漸融春思，長吁短歎，看看惹下一場病來，有詞為證：

任東風老去，吹不斷淚盈盈。記春淺春深，春寒春暖，春雨春晴，都來助詩人興。落花無定挽春心。芳草猶迷舞蝶，綠楊空語流鶯。玄霜著意搗初成，回首失雲英。但如醉如癡，如狂如舞，如夢如驚。香魁至今迷戀，問真仙消息最分明。幾夜相逢何處，清風明月蓮瀛。

漸漸香消玉減，柳嘸花困，太醫院診脈，吃下藥去，如水澆石一般。忽一日，道君皇帝在於便殿，敕喚殿前太尉楊戩前來，天語傳宣道：「此位內家原是卿所進奉。今著卿領去，到府中將息病體。待得痊安，再許進宮未遲。仍著光祿寺每日送膳，太醫院伺候用藥。略有起色，即便奏來。」當下楊戩叩頭領命，即著官身私身搬運韓夫人宮中箱籠裝奩，一應動用什物器皿。用暖輿抬了韓夫人，隨身帶得養娘二人，侍兒二人。一行人簇擁著，都到楊太尉府中。太尉先去對自己夫人說知，出廳迎接，便將一宅分為兩院，收拾西園與韓夫人居住，門上用鎖封著，只許太醫及內家人役往來。太尉夫妻夫人，日往候安一次。閒時就封閉了門。門旁留一轉桶，傳遞飲食、消息。正是：

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

將及兩月，漸覺容顏如舊，飲食稍加，太尉夫妻好生歡喜。辦下酒席，一當起病，一當送行。當日酒至五巡，食供兩套，太尉夫婦開言道：「且喜得夫人意下如何？」韓夫人又手告太尉、夫人道：「氏兒不幸，惹下一天愁緒，臥病兩月，才得小可。再要於此寬住幾時。伏乞太尉、夫人方便，且未要奏知官裡。只是在此打攪，深為不便。氏兒別有重報，不敢有忘。」太尉、夫人只得應允。過了兩月，卻是韓夫人設酒還席。叫下一名說評話的先生，說了幾回書。節次說及唐朝宣宗宮內，也是一個韓夫人，為因不沾雨露之恩，思量無計奈何，偶向紅葉上題詩一首，流出御溝。詩曰：

流水何太急？深宮盡日閒。

慙慙謝紅葉，好去到人間。

卻得外面一個應試的人，名喚於佑，拾了紅葉，就和詩一首，也從御溝中流將進去。後來那官人一舉成名。天子體知此事，卻把韓夫人嫁與於佑，夫妻百年偕老而終。這裡韓夫人聽到此處，驀上心來，忽地歎一口氣。口中不語，心下尋思：「若得奴家如此僥倖，也不枉了為人一世！」當下席散，收拾回房。睡至半夜，便覺頭痛眼熱，四肢無力，遍身不疼不癢，無明頓發熬煎，依然病倒。這一場病，比前更加沉重。

正是：

屋漏更遭連夜雨，缸遲偏遇打頭風。

太尉夫人早來候安，對韓夫人說道：「早是不曾奏過官裡宣人取入宮。夫人既到此地，且是放開懷抱，安心調理。且未要把入宮一節，記掛在心。」韓夫人謝道：「感承夫人好意，只是氏兒病人膏肓，眼見得上天遠，入地便近，不能報答夫人厚恩。來生當效犬馬之報。」說罷，一絲兩氣，好傷感人。

太尉夫人甚不過意，便道：「夫人休如此說。自古吉人天相，眼下凶星退度，自然貴體無事。但說起來，吃藥既不見效，枉淘壞了身子。不知夫人平日在宮，可有甚願心未經答謝？或者神明見責，也不可不知。」韓夫人說道：「氏兒入宮以來，每日愁緒縈絲，有甚心情許下願心。但今日病勢如此，既然吃藥無功，不知此處有何神聖，祈禱極靈，氏兒便對天許下願心。若得平安無事，自當拜還。」太尉夫人說道：「告夫人得知，此間北極佑聖真君與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極是靈應。夫人何不設了香案，親口許下保安願心。待得平安，奴家情願陪夫人去賽神答禮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」韓夫人點頭應允。侍兒們即取得案過來。只是不能起身，就在枕上，以手加額，禱告道：「氏兒韓氏，早年入宮，未蒙聖眷，惹下業緣病症，寄居楊府。若得神靈庇護，保佑氏兒身體康健，情願繡下長幡二首，外加禮物，親詣廟延頂禮酬謝。」當下太尉夫人，也拈香在手，替韓夫人禱告一回，作別，不提。可霎作怪，自從許下願心，韓夫人漸漸平安無事。將息至一月之後，端然好了。太尉夫人不勝之喜，又設酒起病。太尉夫人對韓夫人說道：「果然是神道有靈，勝如服藥萬倍。卻是不可昧心，負了所許之物。」韓夫人道：「氏兒怎敢負心！目下繡了長幡，還要屈夫人同去了還願心。未知夫人意下何如？」太尉夫人答道：

「當得奉陪。」當日席散，韓夫人取出若干物事，制辦賽神禮物，繡下四道長幡。自古道好：

火到豬頭爛，錢到公事辦。

憑你世間稀奇作怪的東西，有了錢，那一件做不出來！不消幾日，繡就長幡，用根竹竿叉起，果然是光彩奪目。選了吉日良時，打點信香禮物，官身私身簇擁著兩個夫人，先到北極佑聖真君廟中。廟官知是楊府鈞眷，慌忙迎接至殿上。宣讀疏文，掛起長幡。韓夫人叩齒禮拜。拜畢，左右兩廊游遍。

廟官獻茶。夫人吩咐當道的賞了些銀兩，上了轎簇擁回來。一宿晚景不提。明早又起身，到二郎神廟中。卻惹出一段蹊蹺作怪的事來。正是：

情知語是鉤和錢，從前釣出是非來。

話休煩絮。當下一行人到得廟中。廟官接見，宣疏拈香禮畢。卻好太尉夫人走過一壁廂。韓夫人向前輕輕將指頭挑起銷金黃羅帳幔來，定睛一看，不看時萬事全休，看了時，吃那一驚不小！但見：

頭裏金花襖頭，身穿赭衣繡袍，腰繫藍田玉帶，足登飛鳳烏靴。雖然土木形骸，卻也丰神俊雅，明眸皓齒。但少一口氣兒，說出話來。

當下韓夫人一見，目眩心搖，不覺口裡悠悠揚揚，漏出一句俏話低聲的話來：「若是氏兒前程遠大，只願將來嫁得一個丈夫，恰似尊神模樣一般，也足稱生平之願。」說猶未了，恰好太尉夫人走過來，說道：「夫人，你卻在此禱告什麼？」韓夫人慌忙轉口道：「氏兒並不曾說什麼。」太尉夫人再也不來盤問。遊玩至晚，歸家，各自安歇不提。正是：

要知心腹事，但聽口中言。

卻說韓夫人到了房中，卸去冠服，挽就烏雲，穿上便服，手托香腮，默默無言，心心念念，只是想著二郎神模樣。驀然計上心來，吩咐侍兒們端正香案，到花園中人靜處，對天禱告：「若是氏兒前程遠大，將來嫁得一個丈夫，好像二郎尊神模樣，煞強似入宮之時，受千般淒苦，萬種愁思。」說罷，不覺紛紛珠淚滾下腮邊。拜了又祝，祝了又拜。分明是癡想妄想。不道有這般巧事，韓夫人再三禱告已畢，正待收拾回房，只聽得萬花深處，一聲響亮，見一尊神道，立在夫人面前。但見：

龍眉鳳目，皓齒鮮唇，飄飄有出塵之姿，冉冉有驚人之貌。若非閬苑瀛洲客，便是餐霞吸露人。

仔細看時，正比廟中所塑二郎神模樣，不差分毫來去。手執一張彈弓，又像張仙送子一般。韓夫人吃驚且喜。驚的是天神降臨，未知是禍是福；喜的是神道歡容笑口，又見他說出話來。便向前端端正正道個萬福，啟朱唇，露玉齒，告道：

「既蒙尊神下降，請到房中，容氏兒展敬。」當時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，安然坐下。夫人起居已畢，侍立在前。二郎神道：「早蒙夫人厚禮。今者小神偶然閒步碧落之間，聽得夫人禮告至誠。小神知得夫人仙風道骨，原是瑤池一會中人，只因夫人凡心未靜，玉帝暫謫下塵寰，又向皇宮內苑，享盡人間富貴榮華。謫限滿時，還歸紫府，證果非凡。」韓夫人見說，歡喜無任。又拜禱道：「尊神在上：氏兒不願入宮。若是氏兒前程遠大，將來嫁得一個良人，一似尊神模樣，偕老百年，也不辜負了春花秋月，說甚麼富貴榮華。」二郎神微微笑道：

「此亦何難，只恐夫人立志不堅。姻緣分定，自然千里相逢。」

說畢起身，跨上檻窗，一聲響亮，神道去了。韓夫人不見便罷，既然見了這般模樣，真是如醉如癡，和衣上牀睡了。正是：

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。

翻來覆去，一片春心按納不住。自言自語，想一回，定一回：「適聞尊神降臨，四目相視，好不情長，怎地又驚然而去？想是聰明正直為神，不比塵凡心性，是我錯用心機了！」

又想一回道：「是適聞尊神丰姿態度，語笑雍容，宛然是生人一般。難說見了氏兒這般容貌，全不動情？還是我一時見不到處，放了他去？算來還該著意溫存，便是鐵石人兒，也告得轉。今番錯過，未知何日重返！」好生擺脫不下。眼巴巴盼到天明，再做理會。及至天明，又睡著去了，直到傍午，方才起來。當日無懷無緒，巴不到晚。又去設了香案，到花園中禱告如前：「若得再見尊神一面，便是三生有幸。」說話之間，忽然一聲響亮，夜來二郎神又立在面前。韓夫人喜不自勝，將一天愁悶，已冰消瓦解了。即便向前施禮，對景忘懷：

「煩請尊神入房，氏兒別有衷情告訴。」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來，便攜夫人手，共入蘭房。夫人起居已畢。二郎神正中坐下，夫人侍立在前。二郎神道：「夫人分有仙骨，便坐不妨。」

夫人便斜身對二郎神坐下。即命侍兒安排酒果，在房中一杯兩盞，看看說出衷腸話來。道不得個：

春為茶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

當下韓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，開唇露漢署之香：「若是尊神不嫌穢褻，暫息天上征輪，少敘人間恩愛。」二郎神欣然應允，攜手上牀，雲雨綢繆。夫人傾身陪奉，忘其所以。盤桓至五更，二郎神起身，囑咐夫人保重，再來相看。起身穿了衣服，執了彈弓，跨上檻窗，一聲響亮，便無踪影。韓夫人死心塌地，道是神仙下臨，心中甚喜，只恐太尉夫人催他入宮，只有五分病，裝做七分病。間常不甚□分歡笑，每到晚來，精神炫耀，喜氣生春。神道來時，三杯已過，上牀雲雨，至曉便去，非止一日。忽一日，天氣稍涼，道君皇帝分散保宮秋衣。偶思韓夫人，就差內侍捧了旨意，敕賜羅衣一襲、玉帶一圍，到於楊太尉府中。韓夫人排了香案，謝恩禮畢，內侍便道：「且喜娘娘貴體無事。聖上思憶娘娘，故遣賜羅衣玉帶，就問娘娘病勢已痊，須早進宮。」韓夫人管待使臣，便道：「相煩內侍則個。氏兒病體只去得五分。全賴內侍轉奏，寬限進宮，實為恩便。」內侍應道：「這個有何妨礙。聖上那裡也不少娘娘一個人。入宮時，只說娘娘尚未全好，還須耐心保重便了。」韓夫人謝了，內侍作別不提。到得晚間，二郎神到來，對韓夫人說道：「且喜聖上寵眷未衰，所賜羅衣玉帶，便可借觀。」夫人道：「尊神何以知之？」二郎神道：「小神坐觀天下，立見四方。諒此區區小事，豈有不知之理？」夫人聽說，便一發將出來看。二郎神道：「大凡世間寶物，不可獨享。」

小神缺少圍腰玉帶。若是夫人肯捨施時，便完成善果。」夫人便道：「氏兒一身已屬尊神，緣分非淺。若要玉帶，但憑尊神拿去。」二郎神謝了。上牀歡會。未至五更起身，手執彈弓，拿了玉帶，跨上檻窗，一聲響亮，依然去了。卻不道是：

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

韓夫人與太尉居止，雖是一宅分為兩院，卻因是內家內人，早晚愈加提防。府堂深穩，料然無閒雜人輒敢擅入。但近日來常見西園徹夜有火，唧唧噥噥，似有人聲息。又見韓夫人精神旺相，喜容可掬。太尉再三躊躇，便對自己夫人說道：「你見韓夫人有些破綻出來麼？」太尉夫人說道：「我也有些疑影。只是府中門禁甚嚴，決無此事，所以坦然不疑。今者太尉既如此說，有何難哉。且到晚間，著精細家人，從屋上扒去，打探消息，便有好曉，也不要錯怪了人。」太尉便道：

「言之有理。」當下便喚兩個精細家人，吩咐他如此如此，教他「不要從門內進去，只把摘花梯子，倚在牆外，待人靜時，直扒去韓夫人臥房，看他動靜，即來報知。此事非同小可的勾當，須要小心在意。」二人領命去了。太尉立等他回報。不消兩個時辰，二人打看得韓夫人房內這般這般，便教太尉屏去左右，方才將所見韓夫人房內坐著一人說話飲酒，「夫人房內聲聲稱是尊神，小人也仔細想來，府中牆垣又高，防閒又密，就有歹人，插翅也飛不進。或者真個是神道也未見得。」

太尉聽說，吃那一驚不小。叫道：「怪哉！果然有這等事！你二人休得說謊。此事非同小事。」二人答道：「小人並無半句虛謬。」太尉便道：「此事只許你知我知，不可洩漏了消息。」

二人領命去了。太尉轉身對夫人一一說知：「雖然如此，只是我眼見為真。我明晚須親自去打探一番，便看神道怎生模樣。」

挨至次日晚間，太尉徐喚過昨夜打探二人來，吩咐道：「你兩人著一個同我過去，著一人在此伺候。休教一人知道。」吩咐已畢，太尉便同一人過去，捏腳捏手，輕輕走到韓夫人窗前，向窗眼內把眼一張，果然是房中坐著一尊神道，與二人說不差。便待聲張起來，又恐難得脫身，只得忍氣吞聲，依舊過來，吩咐二人休要與人胡說，轉入房中，對夫人說個就裡：

「此乃必是韓夫人少年情性，把不住心猿意馬，便遇著邪神魍魎在此污淫天眷，決不是凡人的勾當，便須請法官調。你須先去對韓夫人說出緣由。待我自去請法官便了。」夫人領命。

明早起身，到西園來，韓夫人接見。坐定，茶湯已過，太尉夫人屏去左右，對面論心，便道：「有一句話要對夫人說知。」

夫人每夜房中，卻是與何人說話，唧唧噥噥，有些風聲，吹到我耳朵裡。只是此事非同小可，夫人須一一說，只不要隱瞞則個。」韓夫人聽說，滿面通紅，便道：「氏兒夜間房中並沒有人說話。只氏兒與養娘們閒消遣，卻有甚人到來這裡！」

太尉夫人聽說，便把太尉夜來所見模樣，一一說過。韓夫人嚇得目睜口呆，罔知所措。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：「夫人休要吃驚。太尉已去請法官到來作用，便見他是人是鬼。只是夫人到晚間，務要陪個小心，休要害怕。」說罷，太尉夫人自去。

韓夫人倒捏著兩把汗。看看至晚，二郎神卻早來了。但是他來時，那彈弓緊緊不離左右。卻說這裡太尉請下靈濟宮林真人手下的徒弟，有名的王法官，已在前廳作法。比至黃昏，有人來報：「神道來了。」法官披衣伏劍，昂然而入，直至韓夫人房前，大踏

步進去，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妖邪！卻敢淫污天眷！不要走，吃吾一劍！」二郎神不慌不忙，便道：「不得無禮！」但見：

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孩，弓開如滿月，彈發似流星。

當下一彈弓，中王法官額角上，流出鮮血來，霍地望後便倒，寶劍丟在一邊。眾人慌忙向前扶起，往前廳去了。那神道也跨上檻窗，一聲響亮，早已不見。當時卻是怎地結果？

正是：

說開天地怕，道破鬼神驚。

卻說韓夫人見二郎神打退了法官，一發道是真仙下降，愈加放心，再也不慌。且說太尉已知法官不濟，只得倒賠些將息錢，送他出門。又去請得五嶽觀潘道士來。那潘道士專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，再不苟且，又且足智多謀。一聞太尉兄弟喚，便來相見。太尉免不得將前事一一說知。潘道士便道：

「先著人引領小道到西園看他出沒去處，但知是人是鬼。」太尉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當時，潘道士別了太尉，先到西園韓夫人臥房，上上下下，看了一會。又請出韓夫人來拜見，看他的氣色。轉身對太尉說：「太尉在上，小道看起來，韓夫人面上，部位氣色，並無鬼祟相侵。只是一個會妖法的人做作。小道自有處置，也不用書符咒水，打鼓搖鈴，待他來時，小道囊中捉鱉，手到拿來。只怕他識破局面，再也不來，卻是無可奈何。」太尉道：「若得他再也不來，便是乾淨了。我師且留在此，閒話片時則個。」說話的，若是這廝識局知趣，見機而作，恰是斷線鷓子一般，再也不來，落得先前受用了一番，且又完名全節，再去別處利市，有何不美。卻不道是：「得意之事，不可再作，得便宜處，不可再往。」

卻說那二郎神畢竟不知是人是鬼。卻只是他嘗了甜頭，不達時務，到那日晚間，依然又來。韓夫人說道：「夜來氏兒一些不知，冒犯尊神。且喜尊神無事，切休見負。」二郎神道：

「我是上界真仙，只為與夫人仙緣有分，早晚要度夫人脫胎換骨，白日飛升。叵耐這蠢物！便有千軍萬馬，怎地近得我！」

韓夫人愈加欽敬，歡好倍常。卻說早有人報知太尉，太尉便對潘道士說知。潘道士稟知太尉，低低吩咐一個養娘，教他只以服侍為名，先去偷了弓，教他無計可施。養娘去了。潘道士結束得身上緊簇，也不披法衣，也不仗寶劍，討了一根齊眉短棍，只教兩個從人遠遠把火照著，吩咐道：「若是你們怕他彈子來時，預先躲過，讓我自己去，看他彈子近得我麼？」

二人都暗笑道：「看他說嘴！少不得也中他一彈。」卻說養娘先去，以服侍為名，挨挨擦擦，漸近神道身邊。正與韓夫人交杯換盞，不提防他偷了彈弓，藏過一壁廂。這裡從人引領潘道士到得門前，便道：「此間便是。」丟下法官，三步做兩步，躲開去了。卻說潘道士掀開簾子，縱目一觀，見那神道安坐在上。大喝一聲，舞起棍來，匹頭匹腦一逕打去。二郎神急急取那彈弓時，再也不見。只叫得一聲「中計！」連忙退去，跨上檻窗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潘道士一棍打著二郎神後腿，卻打落一件物事來。那二郎神一聲響亮，依然向萬花深處去了。潘道士便拾起這物事來，向燈光下一看，卻是一隻四縫烏皮皂靴。且將去稟復太尉道：「小道看來，定然是個妖人做作，不干二郎神之事。卻是怎地拿他便好？」太尉道：「有勞吾師，且自請回。我這裡別有措置，自行體訪。」當下酬謝了潘道士去了。結過一邊。

太尉自打轎到蔡太師府中，直至書院裡，告訴道：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「終不成恁地便罷了！也須吃那廝恥笑，不成模樣！」太師道：「有何難哉！即今著落開封府滕大尹領這靴去作眼，差眼明手快的公人，務要體訪下落，正法施行。」

太尉道：「謝太師指教。」太師道：「你且坐下。」即命府中張幹辦火速去請開封府滕大尹到來。起居拜畢，屏去人從，太師與太尉齊聲說道：「帝輦之下，怎容得這等人在此做作！大尹須小心在意，不可怠慢。此是非同小可的勾當。且休要打草驚蛇，吃他走了。」大尹聽說，嚇得面色如土，連忙答道：「這事都在下官身上。」領上皮靴，作別回衙，即便升廳，叫那當日緝捕使臣王觀察過來，喝退左右，將上項事細說了一遍。「與你三日限，要捉這個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見我。休要大驚小怪。仔細體察，重重有賞。不然，罪責不小。」說罷，退廳。王觀察領了這靴，將至使臣房裡，喚集許多公人，歎了一口氣，只見：

眉頭搭上雙簧鎖，腹內新添萬斛愁。

卻有一個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貴，喚做冉大，極有機變，不知替王觀察捉了幾多疑難公事，王觀察極是愛他。當日冉貴見觀察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，再也不來答擾，只管擊天北地，七□三、八□四說開了去。王觀察見他們全不在意，便向懷中取出那皮靴向桌上一丟，便道：「我們苦殺是做公人！世上有這等糊塗官府，這皮靴又不曾說話，卻限我三日之內，要捉這個穿皮靴在楊府中做不是的人來。你們眾人道是好笑麼！」眾人輪流將皮靴看了一會。到冉貴面前，冉貴也不睬，只說：「難、難、難！官府真個糊塗。觀察，怪不得你煩惱。」

那王觀察不聽便罷，聽了之時，說道：「冉大，你也只管說道難，這樁事便恁地干休罷了？卻不難為了區區小子，如何回得大尹的說話？你們眾人都都在這房裡賺過錢來使的，卻說是難、難、難！」眾人都道：「賊情公事還有些捉摸。既然曉得他是妖人，怎地近得他。若是近得他，前日潘道士也捉夠多時了，他也無計奈何，只打得他一隻靴下來。不想我們晦氣，撞著這沒頭緒的官司，卻是真個沒捉處。」當下王觀察先前只有五分煩惱，聽得這篇言語，句句說得有道理，更添上□分煩惱。只見那冉貴不慌不忙，對觀察道：「觀察且休要輸了銳氣。料他也只是一個人，沒有三頭六臂，只要尋他些破綻出來，便有分曉。」即將這皮靴翻來復去，不落手看了一回。

眾人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冉大，又來了，這只靴又不是一件稀奇作怪，眼中少見的东西，只無過皮兒染皂的，線兒扣縫的，藍布帛裡的，加上椗頭，噴口水兒，弄得緊棚棚好看的。」冉貴卻也不來兜攬，向燈下細細看那靴時，卻是四條縫，縫得甚是緊密。看至靴尖，那一條縫略有些走線。冉貴偶然將小拽頭撥一撥，撥斷了兩股線，那皮就有些撬起來。向燈下照照裡面時，卻是藍布托裡。仔細一看，只見藍布上有一條白紙條兒，便伸兩個指頭進去一扯，扯出紙條。仔細看時，不看時萬事全休，看了時，卻如半夜裡捨金寶一般。那王觀察一見也便喜從天降，笑逐顏開。眾人爭上前看時，那紙條上面卻寫著：「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鋪戶任一郎造。」觀察對冉大道：「今歲是宣和四年。眼見得做這靴時，不上二年光景。只捉了任一郎，這事便有七分。」冉貴道：「如今且不要驚了他。」

待到天明，著兩個人去，只說大尹叫他做生活，將來一索捆翻，不怕他不招。」觀察道：「道你終是有些見識！」當下眾人吃了一夜酒，一個也不敢散。看看天曉，飛也似差兩個人捉任一郎。不消兩個時辰，將任一郎賺到使臣房裡，翻轉了面皮，一索捆翻。「這廝大膽，做得好事！」把那任一郎嚇了一跳，告道：「有事便好好說。卻是我得何罪，便來捆我？」王觀察道：「還有甚說！這靴兒可不是你店中出來的？」任一郎接著靴，仔細看了一看，告觀察：「這靴兒委是男女做的。卻有一個緣故：我家開下鋪時，或是官員府中定制的，或是使客往來帶出去的，家裡都有一本坐簿，上面明寫著某年某月某府中差某幹辦來定制做造。就是皮靴裡面，也有一條紙條兒，字號與坐簿上一般的。觀察不信，只消割開這靴，取出紙條兒來看，便知端的。」王觀察見他說著海底眼，便道：「這廝老實，放了他好好與他講。」

當下放了任一郎，便道：「任一郎休怪，這是上的差遣，不得不如此。」就將紙條兒與他看。任一郎看了道：「觀察，不打緊，休說是一兩年間做的，就是四五年前做的，坐簿還在家中。卻著人同去取來對看，便有分曉。」當時又差兩個，跟了任一郎，腳不點地，到家中取了簿子，到得使臣房裡。王觀察親自從頭檢看。看至三年三月五日，與紙條兒上字號對照相同。看時，吃了一驚，做聲不得。卻是蔡太師府中張幹辦來定制的。王觀察便帶了任一郎，取了皂靴，執了坐簿，火速到府廳回話。此是大尹立等的勾當，即便出至公堂。王觀察將上項事說了一遍，又將簿子呈上。將這紙條兒親自與大尹對照相同。大尹吃了一驚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當下半疑不信，沉吟了一會，開口道：「恁地時，不干任一郎事，且放他去。」任一郎磕頭謝了，自去。大尹又喚轉來吩咐道：「放便放你，卻不許說向外人知道。有人問你時，只把閒話支吾開去。你可小心記著。」任一郎答應道：「小人理會得。」歡

天喜地的去了。

大尹帶了王觀察、冉貴二人，藏了靴兒、簿子，一逕打轎到楊太尉府中來。正值太尉朝罷回來，門吏報復，出廳相見。大尹便道：「此間不是說話處。」太尉便引至偏小書院裡，屏去人從，只留王觀察、冉貴二人，到書房中伺候。大尹便將從前事歷歷說了一遍，如此如此，「卻是如何處置？下官未敢擅便。」太尉看了，呆了半晌，想道：「太師國家大臣，富貴極矣，必無此事。但這只靴是他府中出來的，一定是太師親近之人，做下此等不良之事。」商量一會，欲待將這靴到太師府中面質一番。誠恐干礙體面，取怪不便。欲待擱起不提，奈事非同小可，曾經過兩次法官，又著落緝捕使臣，拿下一郎問過，事已張揚。一時糊塗過去，他日事發，難推不知。

倘聖上發怒，罪責非小。左思右想，只得吩咐王觀察、冉貴自去。也叫人看轎，著人將靴兒、簿子，藏在身邊，同大尹逕奔一處來。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當下太尉大尹，逕往蔡太師府中。門首伺候報復多時，太師叫喚人來書院中相見。起居茶湯已畢，太師曰：「這公事有些下落麼？」太尉道：「這賊已有主名了。卻是干礙太師面皮，不敢擅去捉他。」太師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卻如何護短得？」

太尉道：「太師便不護短，未免吃個小小驚恐。」太師道：「你且說是誰？直恁地礙難！」太尉道：「乞屏去從人，方敢胡言。」

太師即時將從人趕開。太尉便開了文匣，將坐簿呈上與太師檢看過了，便道：「此事須太師爺自家主裁，卻不干外人之事。」太師連聲道：「怪哉！怪哉！」太尉道：「此係緊要公務，休得見怪下官。」太師道：「不是怪你，卻是怪這只靴來歷不明。」

太尉道：「簿上明寫著府中張幹辦定做，並非謊言。」太師道：「此靴雖是張千定造，交納過了，與他無涉。說起來，我府中冠服靴履襪等件，各自派一個養娘分掌。或是府中處製造的，或是往來饋送，一出一入的，一一開載明白，逐月繳清報數，並不紊亂。待我甲查底簿，便見明白。」即便著人去查那一個管靴的養娘，喚他出來。當下將養娘喚至，手中執著一本簿子。太師問道：「這是我府中的靴兒，如何得到他人手中？即便查來。」當下養娘逐一查檢，看得這靴是去年三月中，自著人製造的，到府不多幾時，卻有一個門生，叫做楊時，便是龜山先生，與太師極相厚的，升了近京一個知縣，前來拜別。因他是道學先生，衣履履穿，不甚齊整。太師命取圓領一襲、銀帶一圍、京靴一雙、川扇四柄，送他作履程。這靴正是太師送與楊知縣的。果然前件開寫明白。太師即便與太尉、大尹看了。二人謝罪道：「恁地又不干太師府中之事！適間言語衝撞，只因公事相逼，萬望太師海涵！」太師笑道：

「這是你們分內的事，職守當然，也怪你不得。只是楊龜山如何肯恁地做作？其中還有緣故。如今他任所去此不遠，我潛地喚他來問個分曉。你二人且去，休說與人知道。」二人領命，作別回府不提。

太師即差幹辦火速去取楊知縣來。往返兩日，便到京中，到太師跟前。茶湯已畢，太師道：「知縣為民父母，卻恁地這般做作！這是彌天之罪。」將上項事一一說過。楊知縣欠身稟道：「師相在上。某去年承師相厚恩，未及出京，在邸中忽患眼痛。左右傳說，此間有個清源廟二郎神，極是胎靈有靈，便許下願心，待眼痛痊安，即往拈香答禮。後來好了，到廟中燒香。卻見二郎神冠服件件齊整，只腳下烏靴綻了，不甚相稱，下官即將這靴舍與二郎神供養去訖。只此是真實語。知縣生平不欺暗室，既讀孔孟之書，怎敢行盜跖之事。望太師詳察。」太師從來曉得楊龜山是個大儒，怎肯胡作。聽了這篇言語，便道：「我也曉得你的名聲。只是要你來時間個根由，他們才肯心服。」管待酒食，作別了知縣自去，吩咐休對外人洩漏。知縣作別自去。正是：

日前不做虧心事，半夜敲門不吃驚。

太師便請過楊太尉、滕大尹過來，說開就裡，便道：「恁地又不干楊知縣事，還著開封府用心搜捉便了。」當下大尹做聲不得，仍舊領了靴兒，作別回府，喚過王觀察來吩咐道：

「始初有些影響，如今都成畫餅。你還領這靴去，寬限五日，務要捉得賊人回話。」當下王觀察領這差使，好生愁悶。便到使臣房裡，對冉貴道：「你看我晦氣！千好萬好，全仗你跟究出任一郎來。既是太師府中事體，我只道官官相護，就了其事。卻如何重新又要這個人來，卻不道是生菜鋪中沒買他處！我想起來，既是楊知縣舍與二郎神，只怕真個是神道一時風流興發，也不見得。怎生地討個證據回覆大尹？」

冉貴道：「觀察不說，我也曉得不干任一郎事，也不干蔡太師、楊知縣事。若說二郎神所為，還到廟前廟後，打探些風聲出來。捉得著，觀察休歡喜；捉不著，觀察也休煩惱。」觀察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即便將靴兒與冉貴收下。冉貴卻裝了一條雜貨擔兒，手執著一個玲瓏瑯瑯的東西，叫做個驚閨，一路搖著，逕奔二郎神廟中來。歇了擔兒，拈了香，低低祝告道：「神明鑒察，早早保佑冉貴捉了楊府做不是的，也替神道清了是非。」拜罷，連討了三個籤，都是上上大吉。冉貴謝了出門，挑上擔兒，廟前廟後轉了一遭，兩隻眼東觀西望，再也不閉。看看走至一處，獨扇門兒，門旁卻是半窗，門上掛一頂半新半舊斑竹簾兒。半開半掩，只聽得叫聲：「賣貨過來！」冉貴聽得叫，回頭看時，卻是一個後生婦人，便道：「告小娘子，叫小人有甚事？」婦人道：「你是收買雜貨的，卻有一件東西在此，胡亂賣幾文與小廝買嘴吃。你用得也用不得？」冉貴道：「告小娘子，小人這個擔兒，有名的叫做百納倉，無有不收的。你且把出來看。」婦人便叫小廝拖出來與公公看。當下小廝拖出什麼東西來？正是：

鹿迷秦相應難辨，蝶夢莊周未可知。

當下拖出來的，卻正是一隻四縫皮靴，與那前日潘道士打下來的一般無二。冉貴暗暗喜不自勝，便告小娘子：「此是不成對的東西，不值甚錢。小娘子實要許多，只是不要把話來說遠了。」婦人道：「胡亂賣幾文錢，小廝們買嘴吃，只恁你說罷了。只是要公道些。」冉貴便去便袋裡摸一貫半錢來，便交與婦人道：「只恁地肯賣便收去了。不肯時，勉強不得。」

正是一物不成，兩物現在。」婦人說：「什麼大事，再添些罷。」

冉貴道：「添不得。」挑了擔兒就走。小廝就哭起來，婦人只得又叫回冉貴來道：「多少添些，不打甚緊。」冉貴又去摸出二文錢來道：「罷，罷，貴了，貴了！」取了靴兒，往擔內一丟，挑了便走。心中暗喜：「這事已有五分了！且莫要聲張，還要細訪這婦人來歷，方才有下手處。」是晚，將擔子寄與天津橋一個相識人家，轉到使臣房裡。王觀察問時，只說還沒有消息。

到次日，吃了早飯，再到天津橋相識人家，取了擔子，依先批到那婦人門首。只見他門兒鎖著，那婦人不在家裡了。冉貴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歇了擔子，挨門兒看去。只見一個老漢坐著個矮凳兒，在門首將稻草打繩。冉貴陪個小心，問道：「伯伯，借問一聲。那左手住的小娘子，今日往那裡去了？」

老漢住了手，抬頭看了冉貴一看，便道：「你問他怎麼？」冉貴道：「小子是賣雜貨的。昨日將錢換那小娘子舊靴一隻，一時間看不仔細，換得虧本了。特地尋他退還討錢。」老漢道：

「勸你吃虧些罷。那雌兒不是好惹的，他是二郎廟裡廟官孫神通的親娘子。那孫神通一身妖法，好不厲害！這舊靴一定是神道替下來，孫神通把與娘子換些錢買果吃的。今日那雌兒往外婆家去了。他與廟官結識，非止一日。不知什麼緣故，有兩三個月忽然生疏，近日又漸漸來往了，你若與他倒錢，定是不肯，若毒了他，對孤老說了，就把妖術禁你，你卻奈何他不得！」冉貴道：「原來恁地，多謝伯伯指教。」冉貴別了老漢，復身挑了擔子，嘻嘻的喜容可掬，走回使臣房裡來。王觀察迎著問道：「今番想得了利市了？」冉貴道：「果然，你且拿出前日那只靴來我看。」王觀察將靴取出。冉貴將自己換來這只靴比照一下，毫釐不差。王觀察忙問道：「你這靴那裡來的？」冉貴不慌不忙，數一數二，細細剖出來：「我說不干神道之事，眼見得是孫神通做下的不是，便不須疑。」王觀察歡喜的沒處腳處，連忙燒了利市，執杯謝了冉貴：「如今怎地去捉？只怕漏了風聲，那廝走了，不是要處？」冉

貴道：「有何難哉！明日備了三牲禮物，只說去賽神還願。到了廟中，廟主自然出來迎接。那時擲盞為號，即便捉了。不費一些氣力。」

觀察道：「言之有理。也還該稟知大尹，方去捉人。」當下王觀察稟過大尹，大尹也喜道：「這是你們的勾當。只要小心在意，休教有失。我聞得妖人善能隱形遁法，可帶些法物去，卻是豬血狗血大蒜臭屎，把他一灌，再也出豁不得。」王觀察領命，便去備了法物。過了一夜，明晨早到廟中，暗地著人帶了四般法物，遠遠伺候。捉了人時，便前來接就吩咐已了，王觀察卻和冉貴換了衣服，眾人簇擁將來，到殿上拈香。廟官孫神通出來接見，宣讀疏文未至四五句，冉貴在旁斟酒，把酒盞望下一擲，眾人一齊動手，捉了廟官。正是：

渾似皂雕追紫燕，真如猛虎啖羊羔。

再把四般法物劈頭一淋。廟官知道如此作用，隨你潑天的神通，再也動彈不得。一步一棍打到開封府中來。府尹聽得捉了妖人，即便升廳，大怒喝道：「叵耐這廝！帝輦之下，輒敢大膽，興妖作怪，淫污天眷，奸騙寶物，有何理說！」當下孫神通初時抵賴，後來加起刑法來，料道脫身不得，只得從前一一招了，招稱：「自小在江湖上學得妖法，後在二郎廟出家，用錢糞緣作了廟官。為因當日聽見韓夫人禱告，要嫁得一個丈夫，一似二郎神模樣。不合輒起心假扮二郎神模樣，淫污天眷，騙得玉帶一條。只此是實。」大尹叫取大枷枷了，推向獄中，教禁子好生在意收管，須要請旨定奪。當下疊成文案，先去稟明瞭楊太尉。太尉即同到蔡太師府中商量，奏知道君皇帝，倒了聖旨下來：「這廝不合淫污天眷，奸騙寶物，准律凌遲處死，妻子沒入官。追出原騙玉帶，尚未出笏，仍歸內府。韓夫人不合輒起邪心，永不許入內，就著楊太尉做主，另行改嫁良民為婚。」當下韓氏好一場惶恐，卻也了卻相思債，得遂平生之願。後來嫁得一個在京開官店的遠方客人，說過不帶回去的。那客人兩頭往來，盡老百年而終。這是後話。開封府就取出廟官孫神通來，當堂讀了明斷，貼起一片蘆席，明寫犯由，判了一個劓字，推出市心，加刑示眾。正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

當日看的真是挨肩疊背。監斬官讀了犯由，劊子叫起惡殺都來，一齊動手，劓了孫神通，好場熱鬧。原係京師老郎傳流，至今編入野史。正是：

但存夫子三分禮，不犯蕭何六尺條。

自古姦淫應橫死，神通縱有不相饒。